

中
国
禁
毁
小
说
百
部



中国戏剧出版社

珠
鉴
池

浦
月
凰

合
风
凤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合 浦 珠

- | | | |
|---------|----------------|---------|
| 第 一 回 | 梅花楼酒钱赠侠客 | (5) |
| 第 二 回 | 秋烟婢两度醉春风 | (13) |
| 第 三 回 | 访青楼拆缔鸳鸯 | (22) |
| 第 四 回 | 陷罗网同窗急难 | (33) |
| 第 五 回 | 蠢头颅枉寻风月 | (43) |
| 第 六 回 | 有心人巧窃花枝 | (54) |
| 第 七 回 | 传情锦字为怜才 | (63) |
| 第 八 回 | 触怒权奸因却媚 | (74) |
| 第 九 回 | 投兰若侠客除凶 | (82) |
| 第 十 回 | 咏雪诗当垆一笑 | (90) |
| 第 十 一 回 | 因赛神计劫兰闺秀 | (100) |
| 第 十 二 回 | 为深情魂贻金凤钗 | (111) |
| 第 十 三 回 | 金山寺冤鬼现身 | (121) |
| 第 十 四 回 | 明月珠东床中选 | (131) |

- 第十五回 小罗浮旧约重谐…………… (144)
 第十六回 春明门挂冠归隐…………… (157)

风月鉴

- 第一回 投胎 解笑…………… (169)
 第二回 幻梦 刁宴…………… (172)
 第三回 圣墨 误宴…………… (177)
 第四回 辞艳 寻芳…………… (181)
 第五回 巧遇 重访…………… (186)
 第六回 假佣 真骗…………… (191)
 第七回 花归 珠还…………… (197)
 第八回 递书 泣卖…………… (204)
 第九回 诉情 探病…………… (210)
 第十回 谜骂 春愁…………… (216)
 第十一回 闺谑 斋别…………… (222)
 第十二回 写春 来凤…………… (228)
 第十三回 香消 月圆…………… (236)
 第十四回 课艺 颢图…………… (245)
 第十五回 迎秋 染病…………… (250)
 第十六回 梦觉 情释…………… (256)



凤 凰 池

- 第 一 回 赏梅花侠概诗才并见 (265)
舞宝剑鬼谋蝎计前来
- 第 二 回 榻悬香积谁怜迁客是仙才 (279)
诗和齐纨不惜改妆寻吉士
- 第 三 回 奇女子因奇梦得遇奇缘 (291)
傲书生逢傲才全消傲骨
- 第 四 回 醉公子何来月下惊人 (300)
忆多娇只为楼中断句
- 第 五 回 忠臣陷虎坑愿作刀头之鬼 (311)
淑女投豸史暂为慕府之宾
- 第 六 回 有心一见倾心认真成假 (320)
靓面几曾识面因旧逢新
- 第 七 回 东床坦腹愿天速变男儿 (333)
西阁谈心对月宜联姊妹
- 第 八 回 假偏遇假一首诗窥破机关 (344)
痴复逢痴三杯酒旋成奸计
- 第 九 回 金玉代倾为良友得逢圣主 (353)
琵琶别抱恨奸朋忽奔佳人
- 第 十 回 假名娇客相逢顶替春元 (362)
无义相公巧值多言银鹿
- 第 十 一 回 对面不相逢暗暗传知消息 (371)
笑谈来窃听明明说出根由
- 第 十 二 回 白丁公子狗洞里思食天鹅 (380)
青眼泰山龙座前求婚丹凤



- 第十三回 担水卖人奸兵部当场遗丑 (392)
命题限韵圣天子枉驾为媒
- 第十四回 三军奏凯方表是男儿 (402)
一疏朝天始成为侠烈
- 第十五回 是是非非二小姐千般巧计 (413)
颠颠倒倒两状元满肚疑心
- 第十六回 打破疑团旧朋友与新朋友一家完聚 (422)
参通妙想大姨夫与小姨夫两姓姻缘



合 浦 珠

(清) 烟水散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合浦珠/(清)烟水散人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6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 - 104 - 01287 - 7

I. 合… II. 烟…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3807 号

出版说明

【版本及收藏情况】

存4卷16回。题“携李烟水散人编”，清初写刻本，正文卷端题“新镌绣象合浦珠传”，藏于大连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康熙间刊本，藏于日本东北大学狩野文库。

【内容梗概】

书叙明天启年间，姑苏书生钱兰，敏慧异常，才冠学宫。妓女赵素馨，国色天姿，尤擅琴棋书画，二人相互爱慕，遂订立婚约。钱业师郑文锦，奸诈势利，暗恨钱兰，借此挑唆兵部尚书裴汝恒之子，诬告钱兰为东林党人。裴与魏忠贤奸党，将兰下狱监禁，得好友斡旋始出囹圄。素馨迁往杭州。钱兰赴范偃然家攻读。范公之女梦珠貌美多才，异人曾言应许以明月珠为聘者为妻。兰珠二人互为爱慕。兰为娶梦珠，外出寻珠。太常寺少卿王梅川与范公不和，久恨于心，与裴汝恒串通，捉拿范公，范公被谪塞外，夫人、梦珠避于钱兰府上。钱兰寻珠，途遇瑶枝，相互悦纳，亦订盟终身。春闱之期，钱兰高中三甲。梦珠于姑苏思父，终日不

乐，外出为宦家子弟胡伯雅所见，胡从郑文锦读书，洒于酒色。二人设计，劫持梦珠。梦珠全节自刎，得冯二相救。冯二心怀叵测，携梦珠逃走，路遇恶僧寂如，欲强占梦珠。幸寂旧日案发被捕，梦珠得救。后崇祯即位，奸党被除，范公返乡，家人团聚。钱兰以明月珠往范府行聘，公欣然应允，吉日纳婿。未几，兰迎娶瑶枝。后又寻得素馨。钱兰为官清廉，政绩卓然，官至高位。后辞官返乡，政局变乱之机，隐于农舍，与三夫人恬然度日。



第一回

梅花楼酒钱赠侠客

词曰：

韶光迅速，休名利关心。尘途碌碌，门外莺啼，正值春江拖绿。襟怀潇洒须祛俗，缔心交，芝兰同馥。草堂清昼，弹琴话古，讽梅哦竹。凭世上雨云翻覆，唯男儿倜傥。别开眉目，莫笑寒酸，自有文章盈腹。翠帏遥想人如玉，待他年贮伊金屋。画哦窗下，赓诗花底，风流方足。

右调《疏帘淡月》

又诗曰：

才子自应逐美媛，不须仙洞觅胡麻。
请君试看明珠报，莫谓今无古押衙。

话说人生七尺躯，虽不可儿女情长，英雄志短，然晋人有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故才子必须佳人为匹。假使



有了雕龙绣虎之才，乃琴瑟乖和，不能觅一如花似玉，知音咏絮之妇，则才子之情不见，而才子之名亦虚。是以相如三弄求凰之曲，元稹待月西厢之下，千古以来，但闻其风流蕴藉，啧啧人口，未尝以其情深儿女，置而不谈。子今不及远拾异闻，姑以耳目所及，衍述成编，以为风月场中，谈资一助。

这段佳话，在明朝天启中，有一钱生者，讳兰字九畹，排行十一，原籍金陵人氏。其父中丞公，历官浙西。因见姑苏风物清妍，山水秀丽，遂买宅於胥门内大街。兰生五岁，中丞公即已弃世。其母魏夫人有治家材，且严于规训。兰亦天性颖敏，至十岁便能属文，通《离骚》，兼秦汉诸史。及年十七，即以案首入泮，虽先达名流，见其诗文莫不啧啧赞赏，翕然推伏。兰亦自负，谓一第易于指掌。其居金陵祖宅，讳叫一鹤者，兰之嫡堂叔也。以恩荫，现任山东郡守。兰门第既高，又声名籍甚。况生生得俊秀神清，皎如玉树，虽卫玠、潘安无以逾也。因此吴郡缙绅巨族，咸欲得兰为婿，央媒议姻的，门无虚日。魏夫人因以年齿渐长，择其门堵相对者，将欲许允。兰以功名未就，力为阻止。尝读《娇红传》，废卷而叹道：“不遇佳人，何名才子？我若不得一个敏慧闺秀，才色双全的，誓愿终身不娶。”

家有数婢，曰红叶、曰秋烟、曰桂子、曰绣琴，皆十六七岁的佳丽人也，然兰无一当意者。群婢中，唯秋烟尤觉艳丽，狡慧机警，能猜人意中事。兰稍注念，往往因事杂人稠，亦未及向海棠枝上试腥红。所与交游，皆当世名流韵士。其同窗社友最为相知莫逆，唯有崔子文、李若虚两个。每日会文功课之暇，必与二人寻芳拾草，以饮酒赋诗为乐。



一日，值二月中旬，苏人进虎丘者，挈榼携壶，纷纷接踵。又闻梅花楼，酒肆甚佳。钱生游兴勃然，遂致柬邀请崔、李。至期二子以事阻不果，钱生怅然道：“俗哉二君！何乃以尘务相绊，误我游兴？”有一书童，唤做紫箫，在旁相劝道：“既崔、李二相公有事不来，趁此风日清美，相公何不自去随喜。这叫做乘兴而往，兴尽则返。何必见怪？”钱生点头微笑道：“不意汝亦能解说佳话。”遂携杖头钱，令紫箫随往。到了虎丘，果见画船鳞次，罗绮如云，乃觅幽胜之处，徘徊片晌，始诣梅花楼，沽酒独酌。只是楼中饮侣满座，皆酒后喧语，俗气逼人，钱生不胜厌闷，持杯而起，倚窗遥望，见淡烟芳草之中，乃真娘墓也，因朗吟白香山之诗云：

真娘墓，虎丘道。不识真娘镜中面，唯见真娘墓头草。霜催桃李风折莲，真娘死时犹少年。脂肤蕙手不牢固，世间有物难留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

吟咏至再，兴犹未已，乃问店家索取笔砚，向那粉壁之上，题着七言古体一篇。

诗曰：

春风处处黄鸟啼，桃花李花争芳菲。
花阴笑语人不见，花外香尘暗拂衣。
虎丘山寺钟声晓，虎丘山路生芳草。
香车宝马往来多，水色山光领略少。



我来选胜破春愁，拂衣独酌梅花楼。
楼中寂寞添幽绪，遥见真娘墓边树。
翠钿罗衫化作尘，墓门留得诗人句。
镜里娇容想昔时，只今烟袅绿杨枝。
可怜不是巫山雨，恼乱襄王起艳思。

钱生题讫，自吟自笑，连饮数杯。

俄而日已亭午，遂与紫箫下楼，只见店主面红耳涨，挡住了一个穿白的人，正在那里喧沸，在旁观看的纷纷说道：“这也忒杀奇哉！真正是个无赖棍徒，白撞酒食。”或笑或骂，或欲挥拳相向，或劝店家剥取衣服。观那穿白的人，却又面不改容，昂昂自若。钱生不解其故，向前诘问。店主道：“这人素昧平生，日昨忽到小店沽饮，算银三钱，毫厘不还。说道：‘寓在专诸巷内，待至明日来饮，一并还清。’老拙万分不肯，见他又不像个哄骗之徒，只得破格应允。到了今早果然又来。老拙道他是个信实君子，仍与酒馔，大饮大嚼，谁料身边原无半文。念小店贷本营生，哪有酒肉与人白吃之理。不由老汉不怒从心起，为此与他厮闹。”钱生笑道：“事亦甚小。我看此友不是寻常之辈，所欠若干，少顷与我酒钱一齐算还。不消发话。”店主慌忙致谢道：“既承相公应认，老拙再有何言。”

钱生一手携了那人，重上楼去，施礼坐定，从容问道：“老丈眉宇轩轩，决非尘埃中人物，何故欠少酒债，致受小人之侮？”那人答道：“不才遨游湖海，闻说苏杭乃是天下名郡，故不远而来。却因盘桓日久，资斧空乏。近有故人订在虎丘相晤，故每日到此，无聊之际沽饮三杯，叵耐店主不能



识人，辄尔哓哓。”又问其居址，姓名。那人道：“我浪迹萍踪，何有定处。虽复姓申屠，其实并无名号，江湖上相知者，但呼为申屠丈耳。”钱生见其谈吐如流，竦然起敬道：“适间独饮，殊觉意致索寞。不意邂逅间，忽逢老丈，使人佳兴倍添。”于是呼酒对酌。申屠丈仰首一看，忽见壁上题诗，墨迹初干，击节叹赏道：“此必郎君佳作，藻思绮名，不减庚鲍。”钱生含笑不言。已而夕阳在山，紫箫促归。申屠丈即放杯起身，拱手作别。钱生牵袂恳留，必欲再饮。申屠丈道：“与君萍水相逢，谬承雅爱，但仆高阳酒徒也，一吸五斗。如尊驾必欲入城，即此告辞。倘有僧舍可以借榻，愿卜其夜。”钱生大笑道：“老丈妙人也，方恨相见之晚，即十日之饮，尚可淹留，何况一夕乎！”申屠丈亦掀髯大笑道：“君虽书生，绝无一些酸腐气，异日青云事业，未可量也！”钱生便令紫箫算还酒钱，并买佳肴数味，美酝一樽，借一幽雅禅房，剪灯细酌。申屠丈高谈阔论，娓娓不倦，直至二更方才就寝。

次日早起，住持长老知是钱公子，不敢怠慢，急忙整治晨餐。二人梳洗方毕，对坐闲话，见一小沙弥走进，口中连说：“怪事！怪事！”钱生呼问其故，沙弥道：“适才打从梅花楼经过，闻说店主有银二十余两，临卧时放在枕头底下，今早起来，分毫未见。只有老夫妇在房，又门户不开，竟不知从何处去了。惊得店主目定口呆，没做理会处，岂不是件怪事。”申屠丈见说，掩口而笑。钱生怪而问之。申屠丈道：“吾恶此老索酒钱甚急，聊戏之耳。”便向沙弥道：“汝去对那店主说，不须烦恼，银子只在床侧右首小皮箱内。”钱生亦未相信，只见小沙弥去不多时，即便回来说，银子果在皮



箱里面。那店老又惊又喜，还说要来谢罪。钱生与住持始信是实，暗暗惊异。须臾饭毕，谢了众僧，便与申屠丈作别回家。申屠丈亦不致谢。只云：“敝寓在专诸巷左首第三宅内，翌日午前，望君独枉玉趾，再获一谈。”钱生唯唯而别，及抵家，值崔子文亦至，即告以游虎丘得遇申屠丈，及店家失银一事。子文道：“此乃方士弄术耳，何足为异！”钱生不以为然。

次日如期过访，申屠丈早已倚门相候，延入客座，但闻异香芬郁，沁入襟怀。其罗列器玩，无不珍奇，初不似客游窘乏者。未几进茶，其茶叶碧绿细嫩，香若兰花。叙话移时，复邀入内室，只见陈设肴馔，皆是山珍美味。青衣以琥珀杯斟酒，酒色殷红，与杯相映。钱生虽是宦家，其筵席之盛亦未能及此。酒过数巡，申屠丈道：“宾主对酌，无以为欢，幸有女乐，令歌以侑酒。”言未毕，只见屏后轻移莲步，走出两个美人来，俱年十七八岁。一衣红绡，一衣紫绡，云鬓翠蛾，轻盈窈窕，真国色也。红绡妓以金莲杯斟酒奉与钱生，扬袂而歌曰：

春风绕象床，春心满洞房，凭谁寄语薄情郎。
花既谢兮春昼长，早归来兮勿徜徉。

红绡妓歌竟，紫绡妓以碧玉卮斟酒相劝，手按象板，低低歌道：

懒换春衫昼掩扉，看花几度泪沾衣。
别时罗帕空留篋，只见雕梁双燕飞。



歌毕，申屠丈道：“音虽下里，不及阳阿薤露之曲。然郎君工于染翰，愧无珠玉，以宠斯技。”钱生不能推却，乃口占一绝云：

仙洞双姝云剪衣，能歌玉树使人迷。
娇音若在花边落，应遣流莺不敢啼。

申屠丈连声赞赏道：“佳作！佳作！所愧二女子歌匪金缕，有辱郎君口吐夜珠。”乃令二妓复以巨觥送酒。钱生以妓女立近身边，羞涩不能即饮。红绡妓乃高捧金卮，向着钱生嘴唇一灌而尽。申屠丈亦搏髀高歌曰：

朝出去兮访丹丘，暮归来兮月满楼。
烟波浩浩兮山万里，家四海兮任遨游。

申屠丈歌竟，又向钱生道：“清歌寂寥，不足以为娱，欲作舞剑之戏，郎君愿观之乎？”钱生道：“愿乞一观。”只见申屠丈取出宝剑一口，掷在空中，其剑自能回旋飞舞。倏又化作二剑，一舞于左，一舞于右。舞不移时，二剑又相凑而舞，作斗格之势。须臾又变作六七剑，剑剑自舞。而有时往来间杂，无限错综转折之妙，但觉寒光闪闪，悲悲凄凄。既而舞毕，仍是一剑在空中，紫绡妓徐徐以手接之。

于时日转西轩，暮霞零乱。钱生以不胜杯酌，坚欲告辞。申屠丈道：“归路甚远，亦不敢强留。只是区区天下有心人。他日郎君或有缓急，不妨谋诸我。”钱生道：“仰辱厚谊，敢不服膺。只是老丈留在敝郡，可以不时奉候。万一

